

平城旧曾谙之桥遍风景(二)

□ 任翔宇

从前大同也没什么立交桥,我能记住的,只有一处,就是当年叫做矿务局立交桥的铁道公路交叉通行桥。这桥如今也还是打通同煤集团煤峪口矿、忻州窑矿等口泉沟里的居民与旧化工厂、旧大医院以及纬字各号路与外面联系的主要干线。在时代面前,这桥已经变得脏破旧寒碜,尤其狭窄逼仄,而在大多数人还以拥有一辆自行车为骄傲的六七十年代甚至八十年代,除了从新平旺发车的五路汽车在通过时略显抱身儿外,其他寥寥无几的吉普212、上汽们和蹬自行车的混在一起通过也没什么滞胀的拥塞感。

口泉沟再往里,还有一座特殊的桥。在四老沟村的小南沟,有一座铁桥,四老沟铁桥。四老沟铁桥建于日本侵华时期,与现行的大同到王村铁路并行,呈东北—西南走向,现存铁桥长31.4米,桥距地面5.2米,钢筋混凝土桥墩3个,断面为椭圆形,上架钢梁,铺设铁轨,单轨通行,是当年大同通往四老沟矿拉运煤炭的重要铁路枢纽。这段铁路桥上世纪60年代后废弃,但其旧址基本保留了修建时的结构,由文物普查者在2009年底发现,2011年列入了第三批大同市文物保护单位。

口泉是当年的大镇,高山也是。高山是大同历史最悠久的古镇之一,这里文物

古迹星罗棋布,综合文化优势独步晋北,拥有完整的人类文化链条,从远古的细石器文化遗存到魏风佛韵,从明代边塞雄关军堡到清末晋商茶道,都有实物对应。高山镇里有一座桥,西门外的怀德桥,这座古石桥上车辙深深,为目前西口古道上保存最为完好的一座石桥,曾有专家根据资料推断石桥应为明代所筑,清雍正年间进行过修缮。这座桥的底部中央,有一巨大的右手手印,在高山民间,一直流传有这样一则传说故事,据传说,该石桥最初为鲁班所筑,八仙之一的张果老路过此桥时询问是否结实,鲁班答尽可放心通过。张果老骑着毛驴,走到桥中央时可能神力发散,石桥开始出现颤动,情急之下,鲁班下到桥涵内,用手一托,将桥托住,于是桥涵洞券顶部就出现了巨大的手印。传说未必当真,但是作为一段美谈,这个大手印,也许是怀德桥最具有人文情怀的体现。

怀德桥更值得感叹的是,清代修缮的时候,钱粮多靠募捐,而募捐的主体人群,居然是来自归化的商贾。归化就是如今的呼和浩特,石桥的东侧原有一块石碑,现存于高山村村委会院内,碑中记有原高山村镇边寺(南寺)住持募化修筑该石桥的情况,碑文所记述的募捐人主要是归化(今呼

和浩特)、大同、左云三地的商人,而以归化城的商人最多,几乎囊括了当时归化城的行业会社、行业庄口、大店、大小字号,众多的商户为该桥的修筑捐款,向善之心、怀德之情当然有之,但更核心的因素在于,相关。这座桥一定是捐款的商人走得较多的一座桥,这座桥,必然是走西口、通茶马、盛边贸的必由之路。

《鹿鼎记》里韦小宝率大军攻打罗刹国,前往尼布楚城的路上,遇到苏菲亚公主的卫士华伯斯基和齐洛诺夫传递公主文书,有一段对话说道:“公主听说中国的桥梁造得很好,不论多宽的大江大河,都可以用大石头造桥,下面不用石柱桥墩。公主心爱中国大人阁下,也爱上了中国的东西,因此请大人派几名造桥的工匠技师去莫斯科,造几座中国的神奇石桥。公主殿下天天见到中国石桥,在桥上走来走去散步,就好像天天见到大人阁下一般。”当年如赵州桥、安平桥、洛阳桥一般的石桥已经是世界为之侧目的建筑明珠,尽管大同这座北方城市没办法像姑苏、临安一样把桥的数量样式都雕花一般做成极致,但是仍然留下了同样美丽的传说和依然留存的痕迹。在新的世纪里,迎宾桥,北都桥,平城桥,兴云桥,北环桥,南环桥,横跨东西,一轴双城玉带两连;七星桥,九曲桥

和众多的人行桥一起,把便捷和景观融为一体;燕庄桥,开源桥,让立体交通也成为大同城市发展的新动脉,大同的桥,渐渐多起来,大同的桥,眼前美起来。

八十年代的时候,还是小鲜肉的蔡国庆唱过一首歌,《北京的桥》。这歌是阎肃老爷子写的,也是由古思今,从卢沟桥一直唱到了三元桥。尼采曾经说过,人类之所以伟大,正在于他是一座桥梁而非终点;人类之所以可爱,正在于他是一个跨越的过程与完成。桥是人的工具,也不仅仅是工具,还是实现梦想的实实在在体现,桥比亭台楼阁更可贵的也正源于此,实用,然后才是时间沉淀之中的美感。当我们在桃花山或者上下北泉村的绳索吊桥上嬉笑玩耍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对岸,才是这座桥的价值,但是这一点也不影响桥给我们的快乐,正如平时我们五十七迈穿行于御河两岸桥梁间的时刻,归家的眷恋和工作的目标,都是桥,给我们搭好的历程。



任翔宇

乱石村记

乱石村位于六棱山北桑干河南岸,是一座古老的村落,也是原市文联主席、作家曹杰的家乡。记忆中,乱石村之“乱”不在石,而在于被岁月剥蚀了若干年的土窑洞,这些历经沧桑阅遍无数风花雪月的土窑已经打过无数的补丁,像一个个灰沓沓蹲守在荒滩上打盹歪坐的老人。在乱石村北的桑干河道上有一片清澈的水域叫乱石坑,这水里却是多鱼虾与河蚌。紧贴乱石坑西边,布满了一块块奇形怪状的大石头,其中最大的一块石头恰似一头威猛霸气的百吨巨牛。这些石头或蹲或卧或挺立或高昂,都静置于桑干河道,彼此都不说话,内心里却是在盘点当年“桑干晚渡”的烟云盛景,抑或是在历数几千年来桑干河的阴晴圆缺。

《明史·列传》载,河东御史宋仪望请求开通桑干河直达宣府、大同的运输之道,便向嘉靖帝奏疏道:“河(桑干河)发源金龙塘,下蓟城驿(即,瓮城驿)古定桥,会众水,东流千余里,入卢沟桥,其间惟大同卜村有丛石。”此处的“卜村”,即今尉家小堡村,因当地方言“卜”与“堡”发音一致,故把“卜村”叫作“堡村”,或“小堡村”。自有明史官志以来,此处的“丛石”便成了桑干河道上一处独特的风景,然而此“丛石”在民间则称之为“乱石”。乡下的俚语向来质朴率性,远没有文人笔下的那般雅致情调。但在这片所谓的“乱石”,实则参差不乱,反而错落有致。

尉家小堡村与乱石村隔河而望,故乱石村得名便源于此。

据曹老文载,乱石村是座很古老的村庄,从城堡、古坟和古代留下的石臼以及出土的陶器来看,建村最晚也在秦汉年间,而且是几毁几建。北魏孝文帝太和九年(485),冯太后依照汉人李安世之议,颁布均田制,乱石村便是北魏实行均田制改革最早的核心区域。2016年乱石村实行易地扶贫搬迁,依据曹老的建议,乱石村现改名为“均田村”,原旧村搬迁腾退的宅院被拆除后复耕。随之,此处河段大力开发桑干河生态旅游文化,原明史中记载神奇的“丛石”群却不见了踪迹。乱石村搬迁到新址后,将原旧村仅剩的一座真武庙重修于新址村东头。如今的均田村已成为一座亮丽的新农村,村民们不仅住上了宽敞舒适的新房,还发展起优质小杂粮、中药材种植等多项产业,过上了富足安康的幸福生活。

过真武庙一路北去,满眼是平展展绿油油的庄稼。仲秋的风轻飏过来,似乎隐约听得窸窣窸窣或歌或吟的声音。此时一人高的谷子正被八月的流火喂养着,金黄的谷子沉甸甸地弯着腰,随着微风左摇右晃,像是在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而低矮的竟然是高粱们,它们挺举起头颅,专注于天空那深邃的蓝,或许是它们看得太久了,每一粒高粱的眼脸上沁出一圈酡酏的红。待穿过葱茏的庄稼地,便到了桑

干河的南岸,瞬间感觉迢迢的古风迢迢而来,仿佛穿越在宋代画家陈居中《柳塘牧马图》的画中,只是眼前河堤遒劲的老柳下,没有簇拥而来淌水过河的牧马,而是多了一个人、一只狗和一群羊。那人端端地坐在一颗硕大的老柳下,那柳不知经历了多少岁月,老到暗褐的皮囊上像是绣满了汉赋、唐诗、宋词、元曲,老到腹中所有的肝胆和心思都被彻底掏空了。而那狗,却是左顾右盼双目如炬,当一只羊脱离了羊群想开小差,那狗便会一跃而去将它再赶了回来。那人不用去管那羊那狗,他的眼里只有一棵又一棵老柳树,那树们有的盘根错节扭曲成一个个过往的梦,有的像肩上扛着一杆扭曲的矛在回首伫立的士兵,有的则迈开步子将身体拉成了一张弓。

那人看过树后,再将目光聚拢在河床。前方有一棵老柳倾覆倒在河滩上,像是倒下了一位从千年前金龙池一路走来自由吟唱不枯不休的诗人。而这位诗人的指向处,又是一片又一片丰美的水草和开阔的芦苇荡。在芦苇荡下,耐不住寂寞的鱼儿会不时跃出水面,有绿头鸭、黑鹳、凤头鸊鷉、苍鹭等在水中或站或游。而此时,我依旧固执地试图寻找乱石村遗留的痕迹,寻找乱石村北桑干河道令人流连的乱石坑,寻找紧贴乱石坑边那片神奇的“丛石”。

鹿善强

随手拍大同



秋色 刘平摄

